

预期寿命延长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理论与中国的经验分析

杨继军

(南京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探究现阶段中国居民储蓄持续攀升的原因,寻求可行的治理思路,对于撬动内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居民预期寿命延长入手,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预期寿命影响储蓄的理论模型,并运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对居民储蓄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且在不同模型下保持了稳健性。样本期内,预期寿命延长导致的居民储蓄率的增加对总储蓄率增加的贡献度为36.91%。在控制老年人口抚育负担后,预期寿命的估计参数变小,说明预期寿命延长后,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而可能对储蓄形成削减作用。

关键词: 预期寿命延长; 人口年龄结构; 居民储蓄率

中图分类号: F830.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049(2016)02-0011-07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持续攀升,2011年农村居民储蓄率高达25.2%,城市居民储蓄率为30.5%,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①。国内消费低迷迫使我们把产品销往欧美市场,“中国制造、欧美消费”一度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旋律,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突破需求瓶颈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金融危机表明基于此模式的全球经济循环是极其脆弱的,危机肆虐后欧美市场深度萎缩,结构性的全球市场收缩已成为一个中期现象。外部市场受挫迫使我们不得不把视角转向国内,寄希望于撬动内需来启动新一轮经济

增长,那么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中国的消费低迷不起,储蓄长期高悬?为什么在降息等政策刺激下,居民仍然无动于衷?刺激性消费政策的失效表明了居民储蓄存在较高的粘性,也从侧面透视出居民“有钱不敢花、有钱不愿花”的消费心理。

现有对储蓄成因的研究,归纳起来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人口红利说”,认为“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中国居民储蓄持续攀升的主要原因^[1];二是“目标性储蓄”,指出个体一生中会面临购房、结婚、生育等几次重大的支出节点,因而需要提前进行储蓄,或者事后进行负储

收稿日期:2016-01-12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15ZDAXM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项目“坚定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自信研究”(14JDSZK087);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杨继军(1980—),男,安徽六安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①城镇居民储蓄率为人均储蓄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人均储蓄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相减得到;农村居民储蓄率类似于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定义,所不同的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其人均纯收入。

蓄^[2];三是“预防性储蓄”,该理论指出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风险社会的转型,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提高了,加之医疗、养老等制度安排的不完备甚至缺位,居民不得不提高储蓄以未雨绸缪^[3]。

现有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居民储蓄上扬的原因,对于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生命周期理论假定个体的消费行为是非常稳定的,这意味着居民储蓄率应该是稳态的或者围绕稳态小幅度波动,而这显然不能解释我国居民储蓄的持续攀升。本文引入预期寿命因素,我们认为随着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均预期寿命普遍提高,但是退休年龄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退休后的时间延长了,因而需要在工作期进行更多的储蓄,这是预期寿命提高对于工作人口产生的“正储蓄效应”;而对于退休人口来说,由于不能够再调整自己的消费储蓄行为,从而产生“负储蓄效应”,预期寿命对于居民储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作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重,或者说人口结构,这就从侧面表明对于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的讨论,必须控制预期寿命这个变量。

Yaari(1965)^[4]最早提出了人均寿命对于储蓄可能存在的影响,并建立了相应的微观模型;Kinugasa和Mason(2008)^[5]认为总储蓄率受到成年人人均寿命以及人均寿命变化率的影响,一个经历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的经济体储蓄率将提高;Sheshinski(2009)^[6]指出人均寿命影响储蓄的机制主要在于“行为效应”(Behavior effect)与“结构效应”(Structural effect);Cocco和Gomes(2008)^[7]提出了“预期寿命风险”(Longevity risk)的概念,认为个体有可能比平均预期寿命存活得更长,这种不确定性提高了个体储蓄;经验层面中,Bloom et al.(2003)^[8]利用1960—1997年的国别数据,Li et al.(1997)^[9]运用1960—2004年的国别面板数据均支持预期寿命延长对于储蓄的正向推动作用;范叙春、朱保华(2012)^[10]、刘生龙等(2012)^[11]利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计量回归,结果发现预期寿命增加导致

中国家庭储蓄率增加了4.2个百分点,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42.9%。

本文从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入手,在生命周期理论框架内考察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对储蓄率的影响。模型中我们引入了人口结构及个体的生命周期跨度,利用欧拉方程得出居民储蓄率的表达式,从而对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因素进行分解。在数值模拟中,我们发现是否控制人口结构变量,对于研究预期寿命与储蓄率的关系十分重要,从而验证了预期寿命延长可能带来的“行为效应”与“结构效应”。本文建立了相应的计量方程,利用中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通过老年抚育比、老年抚育比与预期寿命交互项的引入,检验预期寿命对居民储蓄的综合影响。最后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延迟个体退休年龄,增加工作年限,以纾解当前的高储蓄率,并为人口结构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进行未雨绸缪。

二、概念的廓清与基本事实的梳理

(一) 概念的廓清

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是假定出生时的死亡率模式一生中保持不变,一名新生儿可能生存的年数,它是人口生命表中的重要内容^①。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特定时点上各年龄段人口的分布情况,这一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区分各年龄段人口在生产、消费、观念、社会认知等方面的异质性,并将之划分为少儿人口、工作人口与老年人口三种类型,其中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又被称为“非工作人口”或者“被抚育人口”,如果一个社会中“被抚育人口”比重较高,则称之为“人口负债”,否则称之为“人口红利”。在研究人口结构与储蓄的文献中,一般会引入“少儿人口抚育比”与“老年人口抚育比”,前者指单位工作人口抚养的少儿数,后者是指单位工作人口赡养的老人数,少儿抚育比与老年抚育比之和为“总抚育比”。

在相关的经验研究中,少儿人口通常用0~14岁人口代理,工作人口用15~64岁人口代理,老年人口用65岁以上人口代理,随着我国进入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人均寿命显著提高,老年

^①严格来说,平均预期寿命的计算需要对同时出生的一批人进行追踪调查,分别记下他们在各年龄段的死亡情况,由于这种方式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多利用同一年各年龄人口的死亡率水平,代替同一代人在不同年龄的死亡率水平。

人口的内部结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如“老龄化”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是单纯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所无法涵盖的事实。另外,人均寿命的延长会促使当下的工作人口形成“前瞻性预期”,调整期劳动供给行为,改变其消费路径。我们一般将人口老年化归结为居民储蓄率攀升的原因之一,这里的“化”有二层涵义,它既可以指事物发展的“过程”,亦可以反映事物变化的“结果”,如果是前者,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人口即将由工作阶段进入退休阶段,目前它们仍然是正储蓄,而如果是后者,则表明已经有大量人口进入退休阶段,进行负储蓄。可见,一般意义上的人口老年化更多的是就“过程”而言^①。我国在建国以后曾出现过一波“婴儿潮”(baby boom),按照推算,这部分人口目前仍处于劳动适龄人口,但即将进入退休阶段,这一特征使得我国人口老年化的来临将更加迅猛。

现代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储蓄”不同于一般的储蓄存款,它是一个大储蓄概念,在凯恩斯看来,没有消耗掉的物品统称之为“储蓄”,即 $S = Y - C$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致力于运用跨期消费方法来分析储蓄的原因,将储蓄的本质归结为延期消费,储蓄的均衡条件概

括为欧拉定理^[12]。现实中,储蓄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转化为国内投资;二是出口至它国或者说国际借贷,所以经济中储蓄高悬往往投资高涨或者外贸顺差结伴而行。李扬和殷剑峰(2007)^[13]结合资金流量表,系统研究了中国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发现政府储蓄是中国储蓄攀升的主要原因,本文中的储蓄指的是居民储蓄。

(二) 基本事实的梳理

随着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显著增加,已经由1960年的43.46岁提高到2012年的73.56岁,居世界83位,2020年有望达到77岁(世界银行数据库)。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还有相当大差距,但是已经远远超出低收入国家,也高出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具体见表1)^②。特别是我国的人口转型较快,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的,我们在50多年的时间里预期寿命提高了30.1岁,年均增长率达1.02%,而同期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年均增长率约在0.28%。可见,人口转型时序上的先后与速率上的高低造成了各国或地区人均预期寿命的阶段性差异。

表1 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人均预期寿命情况

| 国别 | 1965 | 1975 | 1985 | 1995 | 2000 | 2005 | 2012 |
|---------|-------|-------|-------|-------|-------|-------|-------|
| 中国 | 51.29 | 65.69 | 68.31 | 70.42 | 71.24 | 72.17 | 73.56 |
| 日本 | 70.20 | 75.06 | 77.65 | 79.54 | 81.08 | 81.93 | 82.36 |
| 德国 | 70.43 | 71.39 | 74.19 | 76.42 | 77.93 | 78.93 | 80.24 |
| 英国 | 71.62 | 72.72 | 74.63 | 76.84 | 77.74 | 79.05 | 79.81 |
| 美国 | 70.21 | 72.60 | 74.56 | 75.62 | 76.64 | 77.34 | 77.99 |
| 欧洲 | 70.39 | 72.23 | 74.92 | 77.10 | 78.33 | 79.53 | 80.69 |
| 北美 | 70.37 | 72.69 | 74.73 | 75.86 | 76.89 | 77.63 | NA |
| 东亚太平洋地区 | 53.56 | 64.28 | 67.57 | 70.02 | 71.04 | 72.08 | NA |
| 拉丁美洲 | 58.22 | 62.31 | 66.46 | 70.00 | 71.62 | 72.88 | NA |
| 中东与北非地区 | 49.40 | 56.00 | 59.89 | 68.03 | 69.84 | 71.24 | NA |
| 低收入国家 | 44.64 | 46.48 | 51.72 | 53.42 | 54.68 | 56.71 | 59.76 |
| 中等收入国家 | 52.24 | 59.83 | 63.04 | 65.41 | 66.56 | 67.71 | 69.53 |
| 高收入国家 | 69.71 | 72.16 | 74.45 | 76.32 | 77.61 | 78.67 | 79.57 |

注: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NA表示资料缺失。

人均寿命的延长,深刻地重塑着现有的人口年龄结构。由于人口死亡率降低,老年人口存活

^①这一点类似于北欧学派倡导的“事前分析”(ex)与“事后分析”(post),前者强调推动动态过程向前发展的预期问题,强调预期对经济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后者强调动态过程已经实现的结果问题。

^②人均预期寿命居世界前五位的地区分别是日本(82.4岁)、中国香港地区(82.1岁)、瑞士(81.8岁)、澳大利亚(81.4岁)、意大利(81.4岁)。

率提高,老年人口规模增加,同时老年人口也面临着老年化趋势,即“高龄化”,统计显示,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2013年将达到2300万。但是在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我们却显得较为迟缓,我们没有在人口预期寿命已经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去调整我们的退休年龄,目前仍然推行的是男性职工60岁,女干部55岁,一般女性职工50岁,考虑到个体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始时间越来越晚,由早先的平均16岁提高到现在的18岁,这意味着个体需要在一个较短的工作期内对以后延长了的退休生活进行目标性储蓄。如果结合我国目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那么中国当前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

三、预期寿命影响居民储蓄的经验分析

(一) 基本模型

生命周期理论一般将个体分为少儿、中年与老年三个阶段,消费决策由中年阶段做出,本文着力研究人均寿命延长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所以这里不考虑少儿阶段,也忽略个体对子女的抚育,假设个体只存活中年与老年二个阶段,中年时工作,为一生中的消费进行融资。中年阶段的时间跨度为 T_{mid} ,老年阶段的时间跨度为 T_{old} ,个体寿命 $T_{total} = T_{mid} + T_{old}$,不考虑“利他性遗产动机”,个体的初始资产为零,中年时的劳动所得为 $T_{mid}\bar{y}$ 。效用函数是跨期可累加的,即:

$$U(C_{mid}, C_{old}) = \frac{(C_{mid})^{1-\theta}}{C_{mid}} + \beta \frac{(C_{old})^{1-\theta}}{C_{old}} \quad (1)$$

θ 是不变风险规避系数, β 是效用贴现率, r 是利息率,若 $\beta = \frac{1}{1+r}$,则

$$C_{mid} = \frac{T_{mid}\bar{y}}{T_{total}} C_{old} = \frac{T_{old}\bar{y}}{T_{total}} C_{old} \quad (2)$$

C_{mid} 、 C_{old} 为个体在中年与老年阶段的总消费,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具体分布为:中年人口总数量是 Pop_{mid} ,老年人口总数量是 pop_{old} ,社会的总储蓄率 $s_{total} = S = s_{total}/\bar{y}$ 为:

$$s_{total} = Pop_{mid} \left(1 - \frac{T_{mid}}{T_{total}} \right) - [1 + \varphi(T_{total})] Pop_{old} \frac{T_{old}}{T_{total}} \quad (3)$$

$\varphi(T_{total})$ 为人口寿命延长带来的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比重, $\varphi'(T_{total}) > 0$ 。进一步,有(3)式得到:

$$\frac{\partial s_{total}}{\partial T_{total}} = \left(\frac{T_{mid}}{T_{total}} \right)^2 [Pop_{mid} + Pop_{old}(1 + \varphi(T_{total})) - pop_{old} T_{total} \varphi'(T_{total})] \quad (4)$$

假设 $\varphi(T_{total}) = \alpha(T_{total})^2$,则有:

$$\frac{\partial s_{total}}{\partial T_{total}} = \frac{T_{mid} Pop_{mid}}{(T_{total})^2} \left\{ 1 + \frac{pop_{old}}{Pop_{mid}} [1 - \alpha(T_{total})^2] \right\} \quad (5)$$

由(5)式可知,人均寿命延长对储蓄的影响取决于人均寿命引起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后,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以致于 $\alpha(T_{total})^2 > 1$,则人均寿命的延长反而会降低储蓄。相反,则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会抬高储蓄。一般来说,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后会加速人口老年化,提高老年人口比重,但不会带来倍增,即多数情况下 $0 < \alpha(T_{total})^2 < 1$ 。根据(3)式我们进行了数值模拟,假设人口结构 $pop_{mid} = 0.92$, $pop_{old} = 0.08$,然后考察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对储蓄的影响,模拟结果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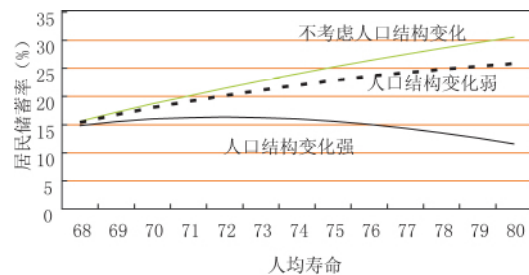


图1 人均寿命对储蓄影响的数值模拟图

图1报告了如下信息:如果不考虑人均寿命延长引起的“人口结构效应”,则储蓄会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增长;如果人均寿命延长引起了一个“弱人口结构效应”,则储蓄仍会增加,但增速较缓;如果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引起了一个“强人口结构效应”,则储蓄可能反而会下降。由此可见,人均寿命延长并不必然对着储蓄攀升,它取决于“人口结构效应”的强弱。因此,要判断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居民储蓄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必须控制“人口结构”变量。本文拟采用中国省际数据,对此进行一个简单的计量回归。

(二) 计量检验

根据(3)式,我们将计量模型设置为:

$$S_{it} = \alpha_0 + \alpha_1 S_{it-1} + \beta_0 income + \beta_1 exsm_{it} + \beta_2 lddep_{it} + \beta_3 unexsm_{it} + \beta_4 exsmlddep_{it} + \gamma_i + f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S_{it} 为居民储蓄率, $income$ 为居民可支配收入, $exsm$ 为人均预期寿命, $lddep$ 为老年人口抚育比, $unexsm$ 为人均预期寿命的不确定性, $exsm \cdot lddep$ 为预期寿命与老年抚育比的交互项, γ_i 和 f_t 分别代表非观测的地区和时间特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

扰动项, $E(X_{it}\varepsilon_{it}) \neq 0$, $E(\gamma_i) = E(\gamma_i\varepsilon_{it}) = 0$ 。居民储蓄率由城镇居民储蓄与农村居民储蓄加权平均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平均得到;预期寿命由1990年和2000年各地区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布推算而来,预期寿命的不确定性由 $unsm = (\Delta insm_{it} - \sum \Delta insm_{it}/n)^2$ 得到。数据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与《中国劳动与就业统计年鉴》。

表2 预期寿命与居民储蓄的回归结果

| 解释变量 | 被解释变量: 居民储蓄率 | | | |
|---------------|------------------------|------------------------|-----------------------|---------------------|
| | (1) | (2) | (3) | (4) |
| 常数项 | -18.573*** (-27.05) | -18.401*** (-18.85) | -18.637** (-15.77) | 1.414*** (29.57) |
| 储蓄率滞后一期 | -0.037*** (-10.76) | -0.035*** (-7.12) | -0.034*** (-7.30) | 0.049*** (6.51) |
| 人均收入 | 0.002*** (3.19) | 0.002* (1.95) | 0.002*** (2.58) | 0.005*** (8.18) |
| 人均预期寿命 | 5.109*** (4.792) | 5.069*** (22.04) | 5.129*** (17.45) | |
| 人均寿命不确定性 | | 2.02 (0.37) | | |
| 老年抚育比 | | | -0.011 (-0.27) | |
| 预期寿命与老年抚养比交互项 | | | | 0.157*** (27.56) |
| Wald chi2 | 1842.31 | 1908.56 | 2532.00 | 6082.89 |
| Prob > chi2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注:(1)本表的估计由Stata10生成,估计方法为动态面板二步估计法;(2)***、**、*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括号中数据为Z统计量。

回归结果见表2,在回归方程(1)至(3)中,人均预期寿命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与Li et al. (1997)^[9]运用国别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说明人均寿命延长对储蓄具有正向拉动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在不同模型下保持了一致性。样本期内,中国居民储蓄由16.83%上升到28.37%,增加了11.54个百分点,而同时人均预期寿命由1994年的70.27岁上升至73.27岁,增加了4.26个百分点,说明预期寿命导致的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增加对总储蓄率增加的贡献度为36.91%。

方程(2)引入了预期寿命的不确定性,结果发现相应的回归参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预期寿命的不确定性不构成影响居民储蓄的显著原因。既然预期寿命的影响不显著,于是方程(3)中剔除了这一因素,而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因

素,结果发现老年人口抚育比的估计参数为负,即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倾向于抑制储蓄,但缺乏显著性,这与模型本身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有关(刘生龙等,2012)^[11];方程(4)中考虑了预期寿命与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交互项,其影响显著为正,表明人口预期寿命、老年人口抚养比在对储蓄率的影响上相互强化,Sheshinski(2009)将此归纳为“人口结构效应”^[6]。

(三) 人均寿命不确定性对储蓄的影响

我们一直假设个体一生中的生命跨度是已知的,人均寿命是确定的,显然这一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满足,个体往往只能综合各类信息,给出自己生命长度的概率分布,进行不确定约束下的消费决策,风险规避型的个体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老无所养”,倾向于减少现在消费,为未来可能的长寿进行储蓄,从而生成 Davies

(1981)^[14]所谓的“偶然性遗产动机”,即个体没有遗产动机,但由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存在着不确定性,可能出现个体死亡时没有完全消耗掉其所有的资产,留下一部分遗产,这种遗产是偶然的^①。Hurd(1987)^[15]的研究表明,大多数遗产动机是偶然的,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做出的预防反应。

由人均寿命不确定性引起的偶然性遗产动机的存在,意味着大多数个体在其离世时都会有一个“净资产”,从而对社会的总储蓄、资本积累起到重要作用^[16]。但是,就偶然性遗产而言,其在代际间可能是流动的,即当代人在接受上一代人遗产的同时,客观也会给下一代人留下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人口结构是均衡的,遗产对居民储蓄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不能解释中国居民储蓄率的持续攀升。然而,我国急剧的人口转型铸塑的“橄榄形”人口结构,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当代人进行偶然性遗产馈赠,遗产不再是均匀流动的,而是放大的。也就是说,在特殊的人口结构下,人均寿命的不确定性将会通过“偶然性遗产”放大居民储蓄。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的研究表明,预期寿命延长是促成中国居民储蓄持续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可以考虑延迟个体退休年龄,增加工作年限,以平衡工作阶段与非工作阶段的不匹配,避免在短期内为今后的养老提供融资支持。由于当下的高储蓄已经给宏观经济施予了诸多负面影响,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能力削弱,储蓄投资间的缺口愈来愈大。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由“橄榄型”向“倒金字塔型”转变,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较快,“人口红利”逐渐为“人口负债”所替代。联合国人口司(2003)的一项预测表明,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34亿,占总人口的20.26%^②,延迟退休年龄,有助于适应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延长的现实,有助于缓解未来养老方面的支付压力。

目前社会上对于延迟个体退休年龄的质疑主要源于两点:第一,延迟个体退休年龄,可能会对年轻人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年轻人就业;第二,延迟退休年龄,缩短了个体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出现个体一生中得到的养老金精算现值小于其一生中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笔者以为,整个社会的就业岗位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弹性的,是可以扩大和创造的,老年人口就业与年轻人就业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此消彼长关系,随着中国服务业比重的趋增,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大,由于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在就业结构上的差异,完全可以做到在老年人口就业的同时,确保不会对年轻人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至于养老金财富在代际间分配的不公平性,随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乃至完全积累制的转变,这种由延迟退休年龄可能引起的养老金分配的不公平现象有望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 [1] M Chamon, E Prasad.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 [R]. IMF Working Paper 2008: 1-51.
- [2] B Guhal, A S Guha. Target Saving in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J]. The B. E.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8 8(1): 1-24.
- [3] E Hurst, A Lusardi, A Kennickell, F Torralba. The Importance of Business Owners in Assessing the Size of Precautionary Saving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0(1): 61-69.
- [4] Yarrri M. Uncertain Lifetime, Life Insurance and Theory of the Consumer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5 (2): 137-150.
- [5] Kinugasa T, A Mason. Why Countries Become Wealthy: the Effects of Adult Longevity on Saving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7(1): 1-23.

^①李兵, 鄢洪迈(2005)归纳了主要的遗产动机。“利他遗产动机”指年长一代将自己的一部分财富留给下一代的经济行为,反映的是年长一代对未来一代福利的无私奉献。“策略遗产动机”指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以下一代的行为表现为条件,父母可能会以留下遗产为条件来诱导孩子对他们提供照料服务。“偶然遗产动机”。可参考:李兵, 鄢洪迈. 遗产动机经济学: 理论、经验分析及政策意义 [J]. 南方人口 2005(4): 39-45.

^②数据由联合国人口司编《中国人口预测 1950—2050》整理得到,网址为 <http://esa.un.org/unpd/wpp/Documentation/publications.htm>.

- [6] E Sheshinski. "Longevity and Aggregate Savings", Centre of the Study of Rationality [R].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Discussion Paper 2009, No. 519: 1-23.
- [7] J Cocco, F Gomes. Longevity Risk and Retirement Saving [R/OL]. Working Paper, 2008. http://www.banque-france.fr/fileadmin/user_upload/banque_de_france/Economie-et-Statistiques/La_recherche/GB/Cocco.pdf: 1-47.
- [8] Bloom D E, Canning G D, Graham B. Longevity and Life-cycle Savings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3): 318-338.
- [9] Lee R, Mason T, Miller. Saving, Wealth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ast-Asia [R]. EAST-WSET Center Working Paper, 1997, No. 88.
- [10] 范叙春, 朱保华. 预期寿命增长、年龄结构改变与中国国民储蓄率 [J]. 人口研究 2012(4): 18-28.
- [11] 刘生龙, 胡鞍钢, 郎晓娟. 预期寿命与中国家庭储蓄 [J]. 经济研究 2012(8): 107-127.
- [12] Obstfeld M, Rogoff K. The Unsustainable US Current Account Position Revisited [R]. Working Paper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2005.
- [13] 李扬, 殷剑峰. 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7(6): 14-26.
- [14] Davies James B. Uncertain Lifetime, Consumption, and Dissaving in Retire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3): 561-577.
- [15] Hurd Michael. Savings of the Elderly and Desired Bequest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3): 298-312.
- [16] Kotlikoff Laurence. J.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 and Sav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8(2): 41-58.

(责任编辑: 黄明晴)

How the Life Expectancy Affects the Household Savings: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Yang Ji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tudying the cause of continually climbing Chinese household savings and seeking possible solutions to leverage the domestic demand, this article builds an theoretical model of how expected life span affects savings in the framework of life cycle theory. The econometric test using China's inter-provincial data shows that life expectan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household savings. In the sample period, the increase of life expectancy contributes 36.91% of total household saving growth rate. After controlling the caring burden of aged people, the estimated life expectancy parameter becomes smaller. It means that the increase of older population can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savings.

Key words: life expectancy;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household saving rate